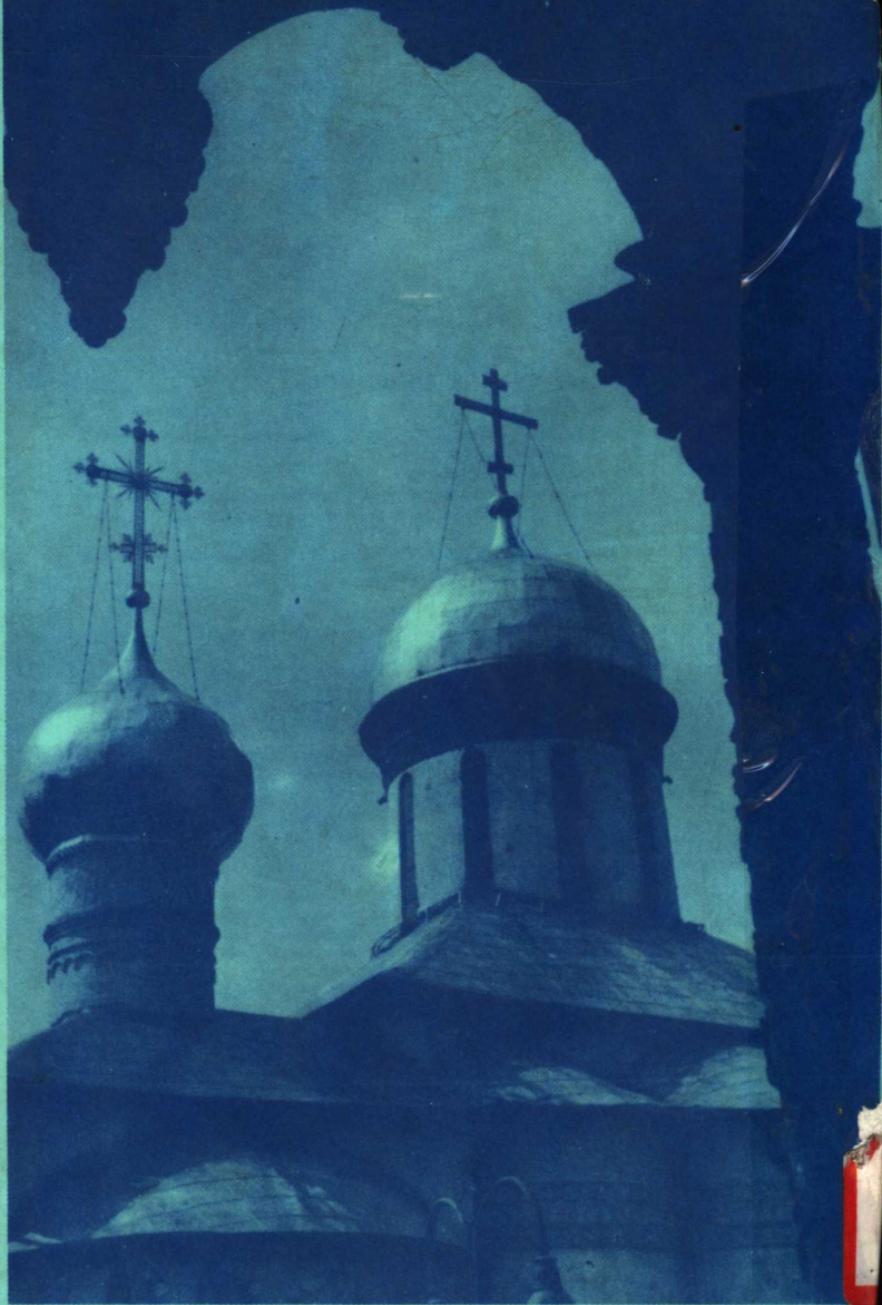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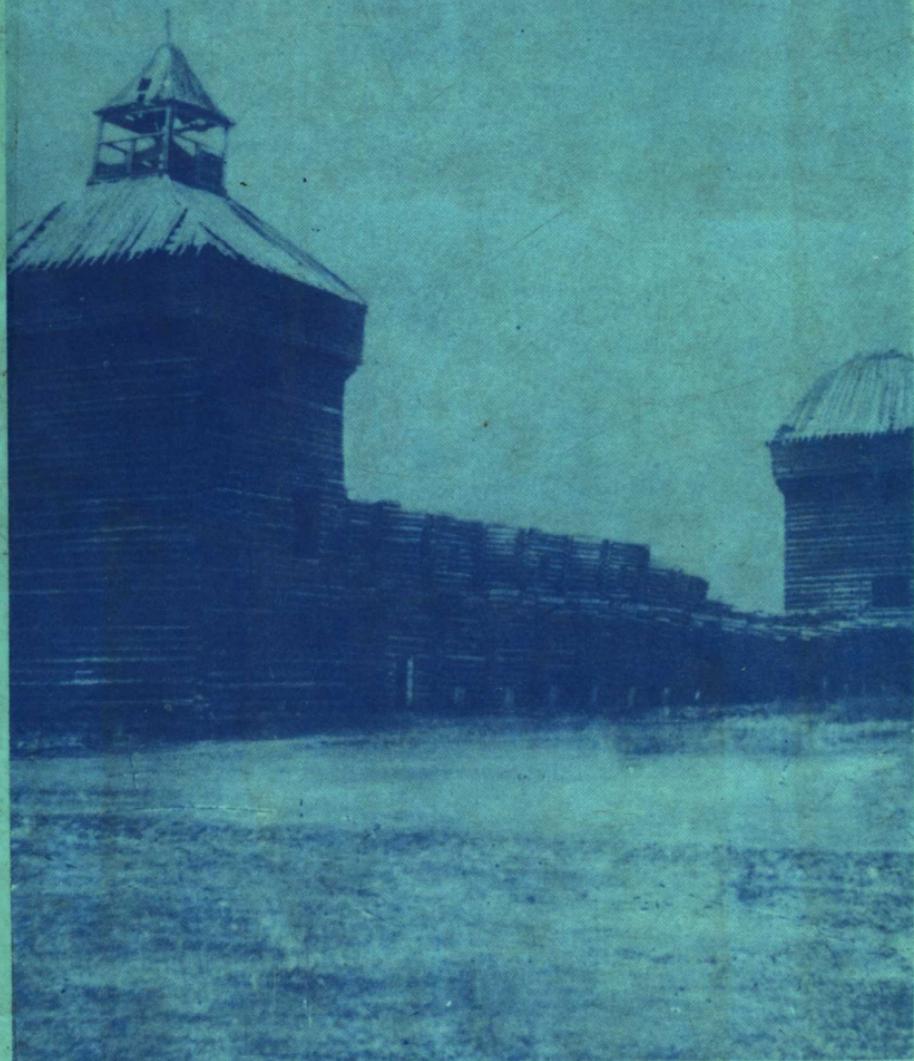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精神世界

李震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二日杜氏被押上刑場，在等候死刑的那幾分鐘，他凝視著陽光照射的教堂圓頂，想到了永恆生命的出處——上帝。



西伯利亞的監牢和勞改營，杜氏在那裏做了四年囚徒，其名著「死屋手記」即記述監牢生活與體驗的作品。

有成書業公司
\$63.00

李震著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精神世界

輔仁大學出版社印行

輔仁大學研究叢書(12)

特價：新臺幣貳佰伍拾元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精神世界

著者：李震

發行人：羅光

出版者：輔仁大學出版社

地址：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五一〇號

電話：九〇三一一一一二三三二七

印刷者：雯雯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莒光路一三〇一一號

電話：三〇六一九九一
三〇六一九九七

究必所權印版翻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三二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再版

寫在前面——獻給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青年

這本書的完成，斷斷續續地用了三年，大部分是利用晚飯後到夜半這段時間寫的。每當夜深人靜，獨自沉醉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世界裏，往往忘却了時間的流逝。書成之後，當自己再一次修改的時候，却發現令人不滿意的地方太多。其原因可以從三方面去看：第一是筆者自己才疏學淺，尤其在文學方面，完全是門外漢。雖然在這本書中探討的是哲學問題，但是面對一個偉大的文學天才，自己在文學上功力太弱時，會遭遇到不少困難。第二，這本書是在工作之餘寫成的，時間太嫌緊迫與不足。如果能用上十年的功夫，或許可以寫出一些令自己和別人滿意的東西。第三，杜氏的精神世界，遼闊浩博，極豐富而多彩多姿。他無疑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心靈之一，在發掘人性與人心方面，也是首屈一指的能手。在這種情況之下，去窺探他的心靈或精神世界，實在是艱巨的工作。對筆者來說，也是一種冒險。爲了避免杜氏思想的真實性受到太多的損失，筆者盡量讓杜氏自己發言。因此可能筆者在這卑微的工作中，引用了過多的原文，甚至不無重複的地方，只好先請讀者原諒了！

筆者的另一個心願是把這個小小的努力，當作一種嘗試，一種不完全或尙未完成的嘗試，藉以鞭策自己，在未來的時日裏，繼續探討。筆者也不揣冒昧，願意把這點小小的努力，奉獻給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青年，因爲中國的偉大命運，將在未來的三十年中，決定於他們的意志和選擇：自由或奴役，光明或黑暗。杜氏是爲人類爭取自由的偉大先知和導師，他的思想及精神，有幾點對於時代的中國青年，具

有特殊的啟發。

第一：杜氏一生在追求真理，信服真理，爲真理服務上所表現的熱情與殉道精神，是令人震驚與心服的。他透過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探討人生問題，挖掘人類心靈時，絕不滿足於表面的，浮淺的看法，而是層層深入，努力窺視現實和人生的不同層面，探索心靈的無底深淵。他不滿足於社會或心理現象的描述，他認爲必須追根究底，追蹤那些根本的，形上的問題。他一生努力發掘存在的根，其思想及體驗之所以能對當代存在哲學發生巨大的影響，原因就在這裏。

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青年所遭遇的問題，所必須努力解答的問題，也不只是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實證科學的種種問題，而是自由與不自由，生死存亡的問題，必須拿出極大的勇氣與衝力，冒險犯難的精神，去尋求根本的答案；透過千變萬化的現象，去把握不變的，永恒的真理。如此才能承先啟後，爲國家，爲民族，創造光輝的前途和真正的幸福！

第二：杜氏是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有缺點，有限度，像我們一樣。然而他絕不滿足於追逐物質的，官能的享受，暫世的名利。在他多災多難的一生中，他表現了驚人的衝力。衝向真理，衝向自由，衝向精神的世界，衝向永恒的價值。

他非常重視精神世界的探討，尤其關懷道德和宗教的層面。一生折磨他最多的是上帝存在或不存在的問題，是有沒有靈魂的不朽和永恒的問題。因爲排斥精神層面的結果是將人獸化或物化。但是他又極力反對抽象的唯理主義和唯心主義，他肯定人的實在限度，人的非理性的，黑暗的層面，更不贊成人的絕對化或神化。將人舉的太高或貶的過低都是無神主義的作風，終將使人失去真實的面目，使人非人化

，走向虛無和毀滅。

中華文化的復興，中國道德精神的重建，是二十世紀的末期中國青年的責任與使命。必須有遼闊的思想，堅貞的意志，崇高的宗教精神，即透過有限以追尋無限的精神，使心靈超昇以上接天心的精神。杜氏的人格與作品，在這方面是十分有啟發性的。而當代的中國青年，更該學習他的殉道精神和生命衝力，那麼將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也不會有無法達成的使命。

第三：杜氏重視理想，一生努力為理想而奮鬥；但是他認為真正的理想是與現實離不開的。理想沒有現實是空洞的，反之，現實沒有理想會變得呆板而缺乏生氣。杜氏的精神世界綜合理想與現實，他是一個偉大的理想論者，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實在論者。

杜氏最喜歡強調的是現實是土地、祖國、傳統的道德與宗教、民族、尤其是人民。民族的傳統精神及樸實的人民，在他心中有無比的地位，他認為知識份子如果與大地和人民脫節，就如沒有扎根的樹，斷了線的風箏，最後迷失的將是自己。

杜氏又強調，知識份子必須到民族的偉大傳統裏去發掘有價值的東西，從廣大的人民的德性中去吸取活力，這樣知識份子的工作才不致流於空洞及貧乏。基於此一觀點，杜氏極力反對全盤西化，使民族的傳統精神和需要受到輕視的西化。他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不走極端路線，更不偏狹，他希望透過斯拉夫民族及文化中的道德和宗教力量，實現四海一家的兄弟愛或世界大同的理想。

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青年是祖國未來的建築師，必須了解這個建築的基礎不是知識份子或某一個特殊階級，而是人民，祖國廣大的，樸實的，勤奮的人民。忽視了人民、祖國的土地和偉大的道德精神傳

統，任何努力都會落空，形同在沙灘上建築摩天樓。再者，一個知識份子努力的目標，如果不是爲人民、國家和人類服務，而只是追逐自我的陶醉和崇拜，其結果是迷失在象牙寶塔或水晶宮中。當代的中國青年必須有大志，有大理想，才能完成反共復國，發揚中華文化，拯救同胞出奴役，獲自由的大業。但是大理想絕不能與現實脫節，即與人民的意志及需要脫節，因爲如果沒有人民的精神、氣節、活力、德性作爲後盾，任何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

重視民族的傳統文化，並非固步自封，也不是倡導狹窄的、偏激的民族主義。而且當代中國青年的使命，不只是使中華民族偉大的傳統文化和道德精神能夠在現代世界中存續，而且必須發揚光大，使之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有所貢獻。杜氏所強調的人類愛，手足愛，與我國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想，完全符合。而世界大同的理想三千年以來，已經深植在中華民族的國魂中。如何使它在時代的要求中，發揮積極的影響力，促進人類的大團結，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更是廿世紀末期的中國青年必須負起的偉大使命！

李震謹識於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十七日

寫在第二版刊印之前

這本不成熟的作品是在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出版的，沒有多久先知出版社停止了發行業務，這本書在書店也看不到了。好幾位朋友建議再版，我認為再版就必須充實過去的不足，需要時間來重新整理，於是就擱置下來。五年前有機會到巴黎待了幾天，用了一天的時間偕同老同學錢兄志純去逛巴黎最大的書店和塞納河畔的舊書攤，欣喜買到了一些多年找不到的杜氏作品，其中包括西伯利亞時代和放逐後初期的作品、書信集和白爾鐵夫的「杜氏的精神」。此書與葛廸尼的「杜氏的宗教世界」同為闡揚杜氏哲學思想的傑出作品。

最近一個月來終於抽出時間翻這些書，並且做了一些筆記，以應再版之需。另外兩件事也加強了筆者重新整理這本書並使之再版的決心，其一是近幾年來，有關杜氏作品的翻譯與出版有增無減，「附魔者」中文譯本的出版，使我們看到杜氏全部重要著作都有了中譯本，是值得一提的。在筆者所接觸到的青年和大專學生中，對於杜氏作品有興趣的也不在少數，這也是令人欣喜的一個現象。其二是這期間，俄國文豪索忍尼辛曾應邀到我國訪問，並發表演說，震撼了國人的心靈。索氏之作品及言論之所以具有強大的震憾力，具有發人深省的力量，因為他有一個堅定不移的立場。此立場即深信並維護西方傳統的道德和宗教精神，這也是二十世紀以來，反共產主義的白爾鐵夫等俄國哲學家、文學家及科學家的立場，這也是十九世紀反共產主義及存在哲學先驅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立場。

正是這個維護道德原則和宗教信仰的立場，使索氏深刻了解共產主義給俄國及人類製造的痛苦，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而此大災害的來源，與西方人至今所迷信的人本主義有密切的關係。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英國廣播公司第三台發表的演說中告訴我們：「一九一七年，在歐洲大陸的邊緣，崩開了一道裂縫，一個大張其口的罅隙，引誘世界向着無底深淵沉下去。這道裂縫的來源不難找到：那是來自於多年在歐洲廣泛流行，並且獲得可觀成就的學說之邏輯的結果。而這裂縫包舉宇內，廣闊無邊，其深度不可測知，亦無容置疑，其容量逐步增大又增大，吞噬着更多又更多的人民。」

在這以前四十年，杜斯妥也夫斯基就曾預言過，社會主義將在俄國以一萬萬人為犧牲品。在那個時候，這一數字的估計似乎不大可能。我願意提議英國報紙不妨讓讀者知曉一位俄國統計家依凡·寇干諾夫教授所作的三頁平正報告。這是十二年前就已在西方出版的報告書，不過，就如同一般常見具有社會意義的事情一樣，我們僅僅去注視那些不會與我們自己的感觸相背離的事。依據寇干諾夫教授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瞭，要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犯了錯失，則他是失之於低估。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五九年間，社會主義在蘇俄曾以一億一千萬人民的生命為代價。

在接着一九一七年廣及世界大動亂以來的年代裏，今天歐洲賴以為生的，拒絕採取道德原則的那個實用主義哲學，業已達到了其邏輯性的結論：由於沒有甚麼超越於我們之上的更高精神力量，同時又由於「我」——以大寫字母來寫的「人」——乃屬宇宙間登峯造極的榮耀，那麼，若是今天需得有人毀滅，讓別的任何人去毀滅好了，祇要不是我，不是我所珍貴的自己，也不是我所親近的人們，那就好了。」（參考「索尼尼辛的震撼」，一七九一八〇頁，先知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二版）。

索氏強調馬克斯主義與宗教的對立來自其無神論的本質，他肯定宗教信仰的重要，正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相信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信仰一樣感人。他在一九七三年寫給蘇聯統治者的長信中說：「我們看得很清楚並不是你們缺少常識，只不過業已過時的進步主義學說的遺產，加在你們身上許多重擔，把你們往下拖：首先是集體化，其次是小商販和手工業的國有化。這兩樁使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痛苦不堪，但對你們却無影響。它造成偷竊和說謊泛濫，甚至在國家的日常事物中也避免不了，而你們也對此無能為力。……還有宗教迫害，它對馬克斯主義非常重要（註：謝益爾·保爾加可夫在「從宗教典型看馬克斯主義」一書中（一九〇六年），曾表明無神論是馬克斯主義靈魂和感情的主要中樞。該學說的其餘部分只不過是附加上去的。對宗教的切齒仇恨是馬克斯主義所堅持的特徵。）教條主義國家領導人，是些愚蠢和自取滅亡的傢伙，他們嗾使一些飯桶和小人緝捕最有良心的工人，最不會說謊和偷竊的工人，其結果則是上下一致的欺騙和盜竊成風。但對於一個信徒來說，信仰比什麼都寶貴，比吃在肚子裏的食物還有價值。」（同前，五十七—五十八頁）

堅定的信念使索氏充滿道德勇氣，當記者問他：「一位英國大哲學家羅素曾這樣提出過他所持的觀點：『寧變赤色也好過於死亡』」他的回答是：「他爲何不說寧變褐色也好過於死亡？我看這沒有甚麼分別。我本人，我這一代的人，以及抱持和我同樣觀點的那些人，我們的一生，全是出於同一個立足點：寧可死也不做無賴漢。在羅素這個可怕的說法中，一切道德的準繩都已不存在了。」（同前，一七四頁）他在答覆記者的另一個問題時說：「我認爲，西方的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心理和道德的問題。當人民對政府表示不滿時，應該瞭解這不是政治的失敗，而是現代社會宗教與倫理基礎的衰弱。……

我深信唯一拯救西方和東方的辦法，便是有賴於道德與宗教的再生。」（同前，二二一頁）

在十九世紀，我們看到杜斯妥也夫斯基與馬克斯、尼采之間的鮮明對比，現在我們又看到索忍尼辛與羅素之間的尖銳對比。他們自不同角度，都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性人物。當我們為復興中華文化，消滅共產主義，統一國家而奮鬥之際，對於我們具有偉大意義和助益的，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和索忍尼辛的精神呢？抑或是馬克斯、尼采和羅素的精神呢？我想答案在每一位讀者的心目中，是不能再清晰的了！

最後附帶說明，在第二版中改變最多的，是在第一章中加填了「杜氏作品簡介」，也重新整理並補充了「參考書目」。另外在好幾章中，加入了當代存在哲學家白爾鐵夫對於杜氏思想及精神的詮釋。

李震謹記於民國七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目 錄

寫在前面

——獻給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青年

寫在第二版刊印之前

第一章 杜斯妥也夫斯基這個人

一：十九世紀的俄國

二：青年時代

三：彼特拉協夫斯基事件

四：西伯利亞十年

五：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七〇年

六：最後十年

七：身後點滴

第二章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

一：漫談杜氏與其他作家

二：杜氏作品簡介

三：一八六四年以前的重要作品	八九
1：「窮人」	九〇
2：「雙重人」	九六
3：「一個女子的故事」	一〇〇
4：「死屋手記」	一〇五
5：「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一〇八
6：「地下室手記」	一一三
四：一八六四年以後的重要作品	一二一
1：「罪與罰」	一二一
2：「賭徒」	一三三
3：「白癡」	一三六
4：「永恒的丈夫」	一四四
5：「附魔者」	一四八
6：「少年」	一五四
7：「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一六〇
8：「一個作家的日記」	一七一
一：生活與思想	一八八

第三章 人生意義的追尋

一 生活與思想

二·人性的挖掘

三·生命的歌頌

第四章 人的道德特性

一·善與惡的衝擊

二·罪惡及罪人

三·痛苦與愛情的奧秘

第五章 無神主義的悲劇

一·瑪利亞·萊伯亞基納和沙托夫

二·伊凡與斯買爾加可夫

三·基立羅夫

第六章 信仰的凱旋

一·斯戴巴·特羅菲莫維克

二·兩個蘇尼亞

三·馬卡爾

四·曹西瑪

五·阿萊莎

第七章 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基督

一·麥什金

二：偉大的基督徒.....	五七〇
參考書目.....	五八七
一：杜氏的著作.....	五八七
二：其他參考書.....	五九一

第一章 杜斯妥也夫斯基這個人

「當他透過從地下室發出的聲音，譏諷那些健康的人，說他們頭腦強壯，對於他們牆就是牆，因此碰到牆壁時，就乖乖地後退，為了能確定這個不可破的發現而沾沾自喜，無疑他是在影射他的病，也許在癲癇病發作的時候，他竟能：把頭抬到牆頭上，眺望人不能見到的境界。待落下來時，頭昏目眩，對那奇異景象的消失，心中充滿遺憾。但是他終於看到了，看到了！」（呂巴克：「無神人本主義的悲劇」，三六一頁）